

假如朱子是位物理學家

朱子的物論

作者：楊儒賓

作者簡介：楊儒賓是臺灣臺中人，臺灣大學文學博士，現為新竹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，專長領域是身體理論、神話思想與宋明理學。

緣起

「朱子的物論」的提法是有點怪，但是近年來在多位朋友的努力下，這個詞語慢慢耳順，聽起來也好像沒那麼怪，也有些人慢慢地可以接受。底下，我稍微介紹一下我進入「物論」的背景，我的進入和發現到「儒家的工夫論和對物的理解」有關係。首先的線索是我有一位德國朋友何乏筆（Fabian Heubel），他老是認為理學的工夫論應該包含一種心物地位相對平行的物論，心的經營有工夫論，物的經營也有工夫論。當時我正忙於思考理學與宗教型的體證經驗的關係，雖然覺得他的說法很特別，卻不太認為工夫論可以跟物的理解扯上關係。因為典型的中國工夫論，總是在意識下工夫，同時去除物之意象，然後「轉識成智」（佛教）；或者說是「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」（道家）；儒家的說法則是「盡心知性」，基本上都是在說意識轉化，把潛存的無限的人性實現出來，我們一般意義上的工夫論都是從這方面來講轉化的過程的，理學家稱之為「復性」說。當然，有這樣一套工夫論，就會有相應的工夫論的語言，例如「德性之知」、「見聞之知」、「佛性」、「般若」等類似的語言會跟著出現。當時聽到何乏筆說心物地位平行的工夫論，覺得似有理路，但是問題是不曉得怎麼入手。那時候，我們一位對德國哲學與儒學都有精深研究的老朋友即說，天底下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一種工夫論，可是我總隱約覺得何乏筆這樣的一種說法頗有理智的趣味，蠻值得體玩的。

詩的閱讀經驗幫助了我，我喜歡讀詩，詩歌裡面有豐富的隱喻。沒有隱喻的話，詩歌根本不能成

立。隱喻當然是極重要的文學表現，但隱喻不只有修辭的意義，還有知識的涵義。那時候詹森（Mark Johnson）的觀點已出來了，他的隱喻概念論主張語言的表達離不開隱喻，建構任何知識體系都離不開隱喻。我耳食隱喻理論時，同時也在寫一部書，寫中國有一個重要而且基本的隱喻傳統跟道德德目之間的密切關係，簡單地說，就是金木水火土跟仁義禮智聖（或者信）的關係。這種關係最早在鄭玄的注解裡出現，但是內容很簡單，也沒有把它談好，但我覺得他提供的注解可以談出一些道理。我們很難想像早期思想的表達會用一些很嚴格的、邏輯的、知識論含量這麼重的語言，但是他們（早期的大哲人與大詩人）還是有一套相應的語言，他們會運用到豐富的物的意象，表達難以言喻的聖之體驗。我受到芝加哥大學 20 世紀很重要的神話學者伊利亞德（Mircea Eliade）的影響，他提出神聖的展現基本上都要透過物象來顯現，所以物的形相和神聖的內涵之間是不可分割的，這就是他的「聖顯」（hierophany）的說法，我相當接受這種觀點。我那本書已經寫出來了，就講五行論，名曰《五行原論——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論》。五行原論也就是原五行論，這種五行論跟馬王堆出土的五行論沒有直接關係，和陰陽家的五行終始論也沒有關係，它主要是談道德德目跟它們表現之間的關聯。我們的內在道德情感跟表現出來的意象之間有種內在的關聯，物的意象當然就是物，就是物的想像。金木水火土這些意象乃是聖的載體，是不可見的內在情感外顯的意象。如果宗教的隱喻的現象是不可繞過的關卡的話，那你怎麼去理解這些隱喻所依託的物呢？這是個問題。從宗教的象徵或者聖顯